

毁灭天使

来路不明的小女孩
在雪夜里化身为天使
她融化了人们寒冷孤寂的心
也带来最深的恐惧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[美] 凯斯·唐纳胡 著 有印良品 译

Angels of Destruction

KEITH DONOHUE

014006360

毁灭天使

I712.45
1915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[美] 凯斯·唐纳胡 著 有印良品 译

Angels of Destruction

KEITH DONOHUE



北航

C1692808

I712.45
1915

008300410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3-1194

Keith Donohue

Angels of Destruction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Keith Donohu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

Shaye Areheart Books, an imprint of Crown Publishers,
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毁灭天使/(美)唐纳胡著;有印良品译. 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10100-9

I. ①毁… II. ①唐… ②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30235 号

特约策划:徐曙蕾

责任编辑:王海波 苏福忠
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07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8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0100-9
定 价 35.0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毁灭天使/唐纳胡著;有印良品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Angels of

Destruction

KEITH DONOHUE

献给我的兄弟姐妹

第一部

(一九八五年一月)

她又听见叩门声了，试探地，轻轻地。

她掀开羽绒被，起身离开裹得像蚕茧似的床铺，再披上条披肩以避冬夜风寒。独自在家的玛格丽特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屏住呼吸，极力分辨着门外传来的动静，担心着可千万别又是一次幻听，从而惊扰了自己来之不易的睡眠。在距楼下还有四级台阶的当儿，她悄悄透过气窗向外瞄了瞄，除了那一片慑人的漆黑，以及月亮和星光映照在满地新雪上折射回来的蓝色光影——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她低声祈祷着：千万别伤害我……

玛格丽特手掌按在橡木门上，断定门的另一边确实有人。她看不到是谁，也没被谁看到她，仅仅凭着信念便扭开了门锁，把门大敞开来。门前立着一个冻得浑身打哆嗦的小女孩，这孩子顶多九岁，一只破旧的手提箱斜靠在她脚边，大衣下摆和及膝袜间那一截裸露的皮肤泛着冻起的红光。女孩没戴帽子，即使在如此昏暗的光线下，仍然能看到她金发下冻得通红的耳朵。有一股明显可见的寒冷沿着女孩的脊椎骨一路往上直窜到肩膀，她细瘦的双膝打着抖，连带着单薄的小屁股也跟着一道打寒战，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磕碰着咯啦咯啦响。她曲着手指握成拳以保持血液循环，而身上那件破旧的花格大衣显然更适合初秋的天气。裹在大衣里的女孩好像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似的，全身只剩下直线和尖锐的棱角了。严冬的寒冷穿透了她。

“你这小可怜，快进来。在外边冻了多久啦？”

玛格丽特·奎恩打量着她的客人，跨出门走到前廊，拎起那个小小

的手提箱，再回手锁上门。刚才站在门外毫无真实感的人，现在竟然安安稳稳地在屋子里跟她面对面了。女孩站在玄关处，全身肌肉仍不受控制地痉挛着，使得她整个人看上去晃晃悠悠的，不过总算是慢慢暖和起来了。她大衣上别着个破旧的纸质徽章，上面有三个手写的字母——是抖抖的小手一笔一画认真写出来的：N—O—R。

“这是你的名字吗，孩子？我看是没写全呀。应该是 Norah 吧？你漏了‘a’和‘h’了。你就叫诺拉吗？”

女孩没回答，但是屋里的温暖开始在她身上起了作用，把冻结情绪的寒冰给融化了。注意到妇人在看着自己，她那冻得发蓝的薄嘴唇勉强挤出一抹微笑。玛格丽特忙个不停，打开灯，穿过餐厅走进厨房去，女孩像只小狗般紧随着她，盯着玛格丽特划着火柴，点燃炉火，用火筷子关上铁炉门，“快过来暖暖身子。”

从前的老习惯连带着冬眠已久的本能这一下子全回来了。玛格丽特用平底锅热上牛奶，往咸饼干上涂好奶油。女孩坐在炉边的椅子上，解开大衣纽扣，把胳膊从衣袖中抽出来。不怎么样的眼镜镜片上蒙了层水汽，她摘下眼镜，用衣襟擦了擦，又马上架回鼻梁。血色重新回到她的脸上，双颊如火燃烧。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一言不发地捧起杯子，然后一气灌下大半杯。

“很抱歉，只能让你吃点奶油饼干了，家里还真没有其他东西……我这儿没有什么小孩子的。”

咸味饼干给一扫而光，喝干净了的马克杯里又被再次倒满牛奶。老房子咕咕啾啾，吱吱嘎嘎，慢慢从沉睡中醒来。从她眼底深处，可见有一道光正从心头升起，她一动不动端坐在厨房桌边，紧挨着玛格丽特，在这密闭的、暖暖的空间里，她们彼此端详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怎么来的？”

大衣顺着女孩肩头滑落，露出里面的蓝毛衣和黄衬衫，还有一双洗了上百次而变得灰旧的白色及膝长袜。两支不成对的发夹夹住她乱蓬蓬的头发，干裂的嘴唇上方有一道干了的灰白色鼻涕印子，那道印子在

灯下泛着微光。听到她的话，女孩一边想着答案一边却又陷入茫然，她闭上眼睛，苍白的眼皮上清晰可见细细小小的血管。当玛格丽特意识到夜已深的时候，她感到自己年老力衰，腿沉臂重，关节酸痛一并袭了上来，情绪也瞬间变得阴郁了，“你能讲话吗，孩子？”

“我冻僵了。”她的声音冷漠却很沉着，“像根冰柱子似的。”孩童的躯壳里住了个古老的灵魂，那是一种超自然的成熟。她咕噜一口仰脖喝光牛奶，清了清嗓子，轻快的声调一下子抬高了八度：“我一整晚都没吃东西，谢谢您，奎恩太太。”

玛格丽特十分好奇女孩怎么会知道她的姓氏，转念一想便猜她一定是看到信箱上的名字了。小女孩打了个哈欠，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：没换过的白齿和虫洞，还有从牙龈里冒出的恒齿，奇形怪状的。

“你一定累了，我的小姑娘。”

“我叫诺拉，最后两个字母是‘a’和‘h’，我大约已经几千年没睡过觉了。”

时钟的两根指针都已转过“12”。“楼上还有一张空床，但我们得先给你妈妈打个电话。”

“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爸爸。什么亲人都没有。我是个孤儿，奎恩太太。”

伤痛像把挟着锐利寒光的刀直刺她的心窝。“那可真遗憾呐。你一个人这么过了多久了？”

“一直都是我一个人……从出生起。我从没见过我爸妈。”

“那你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得打电话找警察，看有没有谁家里孩子走失了。”她拼命回想那个警探的名字——是叫理内特吗？——在艾瑞卡失踪以后烦了她好几个月的那个人。他们最终也没找着她的女儿。

“我可不是走丢的。”女孩睁大双眼，一眨不眨。

警察真是全无一点用处，玛格丽特想，“可你到底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呢？”

“我一直在找落脚的地方，看见你们家的灯亮着，门口还有个‘欢迎光临’的脚垫……你是在等着谁来吧？”

“从来没人来过。”

“那我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对，你来了。”以指尖细数年头，她思索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女儿已经出走十年了，眼前这女孩看来差不多九岁，足以当她的外孙女，要是她真有外孙女的话。玛格丽特带女孩去了楼上的空房间。她已经很少踏进这个房间了，一个月顶多一次，只是拂掉木柜子、书桌和床架上的灰尘罢了。以前曾经有过好多回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她会突然一下子对人生感到厌倦，坐在床垫边缘，感觉一步也挪动不了。打发诺拉去洗脸洗手了，玛格丽特站在衣橱前，直担心会有什么东西从里面一下跳出来。她探手从衣柜阴暗的深处拉出一只散着呛鼻樟脑味的皮箱，在一层层过大的外套和完好如新的衣物之间，找出件年轻女孩穿的睡衣，皱皱巴巴的，邦邦硬。诺拉裹进衣服里，爬进被窝，叽叽喳喳地跟她道晚安。

一个问句，一个沉睡多年、像个始终摆脱不掉的习惯的问句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：“你祷告过了吗？”她望着小女孩靠在枕头上的娇小脑袋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瞧见自己的期望居然有着出乎意外的应答。关掉灯，她鼓足勇气摸了摸小女孩细软的头发，柔声道：“做个好梦。”走出房间，屏息站在门口，玛格丽特凝神倾听着，对另外一个人的存在感到有些不知所措。她静静地等着，等听到诺拉入睡后均匀的呼吸声——那是累坏了的孩子沉沉睡去的声音，然后轻步踱回她漆黑的卧房。

2

夜太深了，那些警告标示几乎都无法辨认。他几近危险才看清楚：

大桥比路面更易结冰。这个标示让他看得大笑出声了，他给冻了这么久，再没有什么能让他感觉更冷了。他把帽子压了压，紧贴在头皮上，围巾收进外套领子里，顶着寒风走在桥上。潮气从他皲裂的皮肤爬到他刮过胡子的下巴，每一口呼进的寒气，凉意直接冲进鼻腔，叫人苦不堪言。寒冷让眼睛干干涩涩的，可每眨一次，都会涌出暖暖的泪水，心神思绪也立时变得混乱起来。没有一盏迎面驶来的车灯，那夜居然一辆车也没有。想必深夜的酷寒让每个人都待在屋子里，蜷在毯子里，期盼着温暖和平安。他跨越水面时倾听着河水的声音：被碎冰块阻断而发出的声响。河流蜿蜒着缓缓向前，拍击着河床里长长的钢梁。每走一步，脚跟触到地面都会有回声，才一止步，世界便又回复冰冷死寂。

他一步步地穿过忧伤的小镇，穿过那些紧闭的窗户和空旷的店面。在巷子尽头，磨房里透出的最后一丝橙色的光，像一线袅袅升起的雾，好像地狱自己也到了末日，关门打烊了。暗橙色的街灯慢慢隐去，透明的天幕上针孔大小的星星一闪一闪。在星座的最边缘，仍有流星的余烬微微燃烧，仿佛一道渐去渐远的抛物线。寒冬的夜其实最好，他这样想。房子与房子间的距离越远，遇见另一个大活人的机会就越渺茫。他走过一所很有些年头的小学校；一座繁荣时代用砖块垒起的四四方方的纪念碑，碑身四面围着一圈缺齿的铸铁栅栏。即使隔着手套，铁栅栏也把他的手指头通通冻僵了。学校院子里似乎遍是笑声，放学后的孩童们的影像碎片，尤如半世纪前的鬼魅现身，他跌落其中，沦陷在鬼魅的记忆里，眼中所见，除了时间的光影，再无他物。

他凭着直觉穿过了树林，来到一幢有木栅栏环绕的小屋。漆黑如墨的窗子牢牢地禁锢着熟睡中的人们——玛格丽特和她收留的弃儿——还有她们的梦。绕到房子前头，他站在一辆停在车道上的汽车旁，朝门廊和隐匿其中的大门凝望。他知道那女孩终于找到了她。

他钉在原地，注视着面前的老房子，寒气浸入骨髓，似乎他在这个能冻死人的地方已经伫立了好几天了。孤独寂寞把他给掏空了，但就是在这个清晨，冬日又把他们三人间的静止状态填充得满满的。没有

什么能够超越祷告的内容，带着让希望更完美的那份恐惧，他体验着新的极限。他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，松弛松弛肌肉和骨头里的僵硬，抖落掉一身冰霜。隔壁的小狗开始狂吠不止，一直蹦着蹿着看向窗外，它小小的脑袋一上一下，规律得像踏着节拍器。他瞪眼瞧着这个小畜牲，眼里满是轻蔑。他在皮手套里活动活动手指，好让冻僵的双手能够稍稍缓过点劲来，然后用指尖轻点帽檐，以示对屋里熟睡的母亲和孩子说再见。离开前，他用手指在汽车前风挡玻璃结下的霜雾里写下一个名字：“Noriel”，然后对着玻璃哈了口气，让名字旋即消失不见。

3

黎明时分保罗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她全身上下都是新鲜的爽身粉和暖烘烘的皮肤的味道。艾瑞卡哇哇大哭，她被裹在小小襁褓里，放在床上，跟她妈妈挨得很近，比无花果还小的拳头胡乱挥舞一下就能碰到她妈妈的鼻子。在去自己的新诊所上班前，保罗俯身亲了亲孩子露在毛毯外的小光脚丫子，又亲亲妻子眼角眉梢上的细碎皱纹——此举提醒玛格丽特女儿给他们带来的可谓不期而至的福分，这是在所有希望消磨殆尽之后才被恩准获得的。她知道保罗也和她一样惊喜，同样无法抗拒摇篮的召唤。每个清晨都是一份礼物。盖得暖暖和和的，打打瞌睡，时间长了腿般跑得飞快。玛格丽特看着她的宝贝女儿对周遭一切异乎寻常的好奇。新晋妈妈紧挨着宝宝躺好，就着微弱的光线看着女儿探寻的双眼，那双眼睛又大又亮，简直就是两个小月亮。艾瑞卡痉挛一般朝空中乱踢乱舞，正在试着探身拥抱，拥抱来自生命的全部意义。眼神中明亮夺目的奥秘和奇迹，张大的小嘴正在创造着自己的小宇宙。女儿出生后的头一年，玛格丽特老是忧心忡忡的，总觉得会有什么可怕

的事情发生，一下子把小娃娃夺走。假如艾瑞卡哭的再稍微凶一点，玛格丽特就断定孩子一定在遭受着致命的痛苦，不管保罗确信她只是长了颗新牙，或者仅是一次很偶然的吃东西不消化……玛格丽特都听不进去。她还是会冲到摇篮旁，仔细察看孩子软软的头顶上跳动的脉搏，胸口短促而笃定的起伏。她总是在担忧，担忧孩子会突然、永远地死掉，只有当她把艾瑞卡抱在怀里，听着孩子的心跳，她才能真正安心。除了她和孩子之外的世界，其本身就足够是一个威胁了：人造地球卫星和苏联的氢弹；穿越内布拉斯加州及怀俄明州的杀人狂查尔斯·史塔克威瑟和卡瑞·安·胡各特^①；肯塔基州的一辆校车滑出路基翻到河里，死了二十七个人；芝加哥一所天主教学校，一场大火烧死了九十名学生和三名嬷嬷；古巴和伊拉克的骚乱；副总统尼克松在加拉加斯^②挨了砖头。只要电视上一播恶性事件，她总是把宝宝抱得紧紧的，用尽一切办法庇护她，让她不受邪恶的侵扰和伤害，不论这些是无意还是有意的。

当她的女儿从小婴儿长到会走路会说话时，五十年代也变成了六十年代，玛格丽特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担忧，估摸着一定会有疾病或事故要去惊扰她的梦。她会用母亲独具的慧眼小心防备所有尖角、地板上的硬币，以及插线板上那些诱人的小孔。艾瑞卡三岁那阵儿，锁骨凹陷处长了一串状似项链的瘀斑红点，玛格丽特害怕是某种血栓栓塞综合征，在六神无主的恐慌之余便把所有能想到的危险全都想了个遍，直到她的医生丈夫确诊这只是一般性的疱疹，当时为这还被大大笑话了一场。艾瑞卡六岁了，从秋千架上蹦下来时摔掉了她的第一颗乳牙。七岁时，艾瑞卡从单车上掉了下来，下巴给缝了两针。保罗一直照顾这个伤直到她长得足够大，不再需要这种照料才作罢——这几次小小的惊吓就是发生过的所有坏事了。时间，只有时间，一天天，一周周，一年

① 1956年在内布拉斯加州，16岁的清洁工查尔斯·史塔克威瑟和他14岁的女友卡瑞·安·胡各特在三个月内连续杀了十一个人。

② 加拉加斯，委内瑞拉首都。

年,才可以让玛格丽特的担心和忧虑慢慢减少一点。可这种担忧仍然会串成珠子,变成更为结实的一根链子。即使如此,她显然还是爱得不够。

在那个被搅了梦的冬日清晨,她认定这个不期而至、如若受召而来的孩子是一块空白石板,于她垂垂老矣之时,她觉得或许能从此处重新开始。她抑制着想去瞧瞧熟睡中的孩子的念头,最终觉得还是不去打扰的好。整座房子都呼吸得那么坚定又有节奏。九点钟,昔日光景中最了无生机的一个时刻,这座老屋受着邻居家孩子上学、大人上班的诱惑,也堪堪活转了回来。

她早已惯于麻木地穿过自己荒芜的生活。像所有经历过重大变故的幸存者一样,她把哀伤缝补起来再继续向前,假装一切都像最开始那样完好。而现在,这个女孩来了,玛格丽特感觉到自己意志中的缝隙,铁了心地打算除却遵循她记忆中的女儿之外,其他什么都不听。每一件事,再坏也不过就是维持老样子,那就不算太坏,那就可以承受。但就在这个清晨,诺拉的到来粉碎了她的整个世界。

4

前门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沉思,是邻居德拉罗萨先生。他本来正往自家“红玫瑰”花店开店门去的,现在却专门弯过来造访一把。玛格丽特费尽周章好不容易下到一楼,在前门那儿的镜子前站定,理了理头发,拍了拍浮肿的眼袋和眼圈。帕斯考莱·德拉罗萨是硕果仅存的能记得她丈夫和女儿的几位老街坊之一了。在玛格丽特丧偶之初,他主动承担了房子外面的所有杂活——铲雪,给黄杨木剪枝,耙落叶。作为回报,她便在夏天给他送去樱桃派,在每个圣诞节送去朗姆酒浸泡过的水果蛋糕。但除去这些来往,德拉罗萨先生便很少来访了。他冷不丁

出现在前门廊的举止一定昭示着某种难堪、恐惧或者惊惶，为着这些“难堪、恐惧或者惊惶”，玛格丽特决意起床，下楼去一探究竟。

“抱歉，奎恩太太，很抱歉这么早就来打扰你，我只是过来看看，你是不是一切都好。”

她把衣服往脖子那里掖了掖，示意德拉罗萨先生进屋来。

“不，不用了。我得去开店门了。这周还有两个葬礼呢。但是昨天晚上，很晚很晚了，我听到些动静，所以我想还是过来看看奎恩太太吧，看是不是一切都好。”

冷风吹在她赤裸的脚踝上，她再次邀请他进到房间里来。

“凌晨三点来钟的样子，我老婆的狗发疯了，怪得很，它那个叫啊，追着尾巴梢儿一个劲儿打转。你知道那狗已经很老了，几乎连床都不怎么起的，但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它脑子里嗡嗡作响。我让它‘安静’，而且还扔了只鞋过去，可它还是叫个不停。之后呢，我老婆就朝窗子外头望了望，她说奎恩太太的院子里有人，像是……妖怪，可我什么都没瞧见啊。早上起来后，我那老婆子又说正好要去开店门，那干吗不顺道看看奎恩太太呢。就这样，我就过来了，可什么都没有啊，雪地上连个脚印都没有啊。只有你的车，对吧？车上到处是霜，只是前挡风玻璃上有个圆圈，像是谁朝上面泼了壶开水似的，不过，这或许什么也不是呢，对吧？你还好吧？”

“我倒是什么都没听见，一整夜都没有，德拉罗萨先生。我睡得就像婴儿一样。”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到别处。

“那就是还好咯？最近也没怎么见你出来散步嘛。”

“这些天太冷了。”她揉揉双臂，假装打了个寒战。他领会了对方的意思，移步往街道上走去，挥了挥手示意。这下，又只剩下玛格丽特一个人了。她对自己笑了笑，滑着舞步到厨房准备早餐去了，同时绞尽脑汁梳理着悠远记忆中做薄煎饼的秘方。搅面糊正搅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猛然意识到家里没有枫糖浆，八成也没有果酱、糖粉。她琢磨着那个小女孩该不会介意这些。

楼上,诺拉审视着她睡的卧房。这户人家失踪的女儿走后留下了整个柜子的秋装,长袖衬衣,牛仔裤,五颜六色的各款毛衣;柜子上有一个小碟子,里边装着从沙滩上拾回来的六颗小石头;一枚别针徽章——一只鸽子停在吉他的调音把上,另一枚上则写着“麦戈文 72”;还有一盒打开的冬绿树口味的口香糖。诺拉拆开最后一颗的包装,发现它已经碎烂成了碎片。在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些水彩画——雪天的树林,河水翻涌,桥梁及留着一头瀑布般长发的男孩,看起来就像少年耶稣。灯的开关处挂着一个十字架。在儿童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十年前的《时代周刊》,封面是帕蒂·赫斯特^①站在一面耀眼旗帜下的大照片,大写字母印着“被捕”字样。一叠空白的白纸,斜斜地迎着早晨的阳光,诺拉能看出表面上有字母 LV 的印迹。除却这些,桌面上再有的就是棕色牛皮纸包着的四本课本了,在它们上面被反复涂写了“威利”的字样,那个名字和花、心,还有长着很多脑袋的眼镜蛇交缠在一起。一双张开的翅膀,翅膀上画着一个神秘的符号:AOD,看得出来这个符号是很用心画上去的。

书桌浅浅的抽屉里有好多彩色铅笔,笔中间有牙齿咬过的咬痕。一捆大大小小艺术家的画笔,骆驼毛笔尖已经变得非常坚硬,像矛一样。诺拉把一支笔尖用力挤压在桌面上,看着那个硬尖因吃力而松开,古老的油彩随即扬起一阵琥珀色的轻烟。在一堆杂乱如麻的皮筋和纸夹下边,藏着一包烟和一盒火柴。她掏出一支烟放在口袋里。旁边的抽屉里放满了各种各样从学校带回来的纸张:各种年代收集下来的画作、便条、信件,还有一张散落在外的家庭照。其中一张是一家三口在银色的人造圣诞树下照的,小女孩坐在藤木的摇摇椅中,她的妈妈和爸爸分别用手一左一右搭在椅子背上。这张照片从她爸爸那里被撕成了两半,后来又用胶带粘好了。在这堆杂物下边还有一个笔记本,里面画满了各种涂鸦——人的脸平行排在好些废弃的道路旁;地平线上漂浮着一个穿着

^① 帕蒂·赫斯特,美国出版巨头的孙女,19岁时被恐怖组织“共济革命军”绑架后加入该组织,其后参与一起银行抢劫行动,并引起广泛关注。她的律师称她在被绑架后受到拘禁、侵犯和被洗脑。

背带裙的女孩，一个男孩在自己的床铺之间和一只美洲豹遭遇并负隅对抗。她把这本子掖在了床垫底下，好为了以后拿出来仔细研究。

楼下传来的薄煎饼的浓香惹得她肚子咕咕叫，这种声响对她来说可谓久违。她想象着，在楼下的厨房里，一个女人搅着面糊，布置着餐桌，为她做好一切准备。而她的闯入，不早也不晚，时间刚刚好。诺拉踮起脚尖，几乎可以用手触碰到门边镜子的底部。她把手指放到口中湿润了一下，梳理好纠结在一块儿的头发，扶正了眼镜，练了练微笑。晨光此刻最美，她准备下楼去了。

玛格丽特转过身来正准备去叫小女孩，便很惊讶地发现诺拉已经站在门边了，穿着她离家出走的女儿的方格睡衣。在清晨的明媚阳光下，至少有那么一刻，她们都恍然失去了自己在时光中的位置。

“那——”诺拉说，“你会让我留下来啦。”

5

肖恩·华龙在等差不多所有孩子先一步离开友谊小学，有些孩子挤作一团去抢占校车上最好的座位，也有的三五成群步行回家。他缩在一个小亭子里，整个人都被短外套和围巾包裹住，他看着那群凶巴巴的高年级学生在拐角处闲逛，之后再消失。一旦他觉得可以安全离开了，便像间谍一样拉起风帽，耸起肩膀背上包，随即踏上回家的那一段长路。老师们则匆匆忙忙奔向各自的汽车，没有谁对他留过意，甚至校长都几乎撞到他身上了。这群人从人行道上经过，一位老人拉了拉他的老式帽子，给身后的男孩留下一道冷气，冻得他鼻涕横流还最终给冻成冰坨子留在了嘴唇上。那个陌生人的衣摆里裹着冬天，有本事把风吹到他脸上，吹进他的头发里。新雪覆盖了满是补丁的破烂路面，使得路边及拐弯那儿深深的铲雪道和人行道上的陈痕旧迹变得很软。肖恩